



# 京尘幻影录



张恨水全集

# 京尘幻影录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[www.BOOK00.com.cn](http://www.BOOK00.com.cn) 和/或 [www.BOOK00.com](http://www.BOOK00.com)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## 第十四回

### 尽夕联欢只谈风月 凭栏兴叹如此江山

却说蒋子秋一时高兴，发起要打麻雀，便预先指定了张成伯光求旧两角。张光二人一听此话，知道是送礼的伏笔，先就不敢贸然承担，默然相视。龙际云也是想着，别人正要来和你商量上台的大事，你却要人来打牌，真是以国事为儿戏了。因此只是干笑，没有答话。蒋子秋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败军之将，不敢言勇，我也不邀你加入。你马上就打电话给雁老，请雁老就来。”龙际云道：“若是说请打牌，怕他不来呢。”蒋子秋道：“你尽管请他来，咱们正事也谈，钱也要，两下子都别耽误了。”蒋子秋趁在兴头上，也不要得龙际云的同意，马上就叫马弁打电话给唐雁老，说是龙总裁请督办就过来。唐雁老得了这个电话，以为总可以和蒋子秋开一个秘密会议。不料汽车一到饭店门口，只见满街都是汽车，预料这里面一定是宾客如云，心想际云怎么这样傻，耳目众多之下，怎样叫我来，莫说有话不便说，就是有话可说，我这一来，大家便知道我是来和蒋子秋谈阁事的，岂不是自暴隐私？但是到了这里，要回去也不好。蒋子秋知道

了，更要怪瞧不起他，不如下车进去，看里面是些什么人见机行事。因此一想，他便依然进去。及至到了里面一看，原来是许多人正在听大鼓书，如释重负，便笑道：“子秋真高兴，怪不得要我就来了。”唐雁老究竟是有身分的人，他一进门，大家都站起身来，所有的视线，不约而同，向着饭厅门口。那些唱大鼓的女孩子，见大家突然恭敬起来，也都怔怔地站着，不知所可。那个正在唱的鼓姬，也停了鼓板，四围地望。蒋子秋抢上前一步，拉着唐雁老的手，笑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。这两天为着许多事绊住了，没有功夫去看你。今天晚上有功夫，偏是又听上大鼓了。刚才际老说，你要来看我，我说反客为主那就不敢当，倒不如请来听大鼓，回头咱们来个八圈。”雁老笑道：“蒋大哥总是这样高兴，所谓老当益壮，宁知白首之心了。”

此外是特任职的官儿，都走上前来，敷衍一阵，唐雁老一一答礼。这一来，把几位唱大鼓书的弄得眼花缭乱，不知其可。蒋子秋道：“咳，我们说我们的，你们唱你们的呀。”那些鼓姬，重整鼓板，又唱将起来。蒋子秋顺手一把，将唐雁老拉在一张沙发椅上坐了。唐雁老笑道：“督

练犹有童心，带连我这一班人都转老还童了。”于是环坐左右的一些老头子，都跟着后面哈哈大笑。说话时候，林玉香正在旁边擦洋火，给蒋子秋点烟。蒋子秋且不吸烟，顺手一把，将林玉香拉到怀里来，对唐雁老道：“雁老，今天你得恭喜我，我收了一个姑娘了。”唐雁老笑道：“把她当干小姐，那不是老哥本意吧？”说时也伸手牵着林玉香道：“蒋督练很想再讨一位姨太太，你看怎么样？用不着推辞吗？”林玉香笑道：“您老，别说这样的笑话，哪有那么大的造化呀。”蒋子秋听了这话，乐得两张嘴唇皮张开，几乎合不拢来，眯着眼睛对林玉香一望，然后笑道：“你别听唐督办的话，我不敢有这样的野心呢。”龙际云在一旁插嘴道：“蒋督练真是善于言词的，有野心就有野心，无野心就无野心。如今在有字上，加了不敢两字，倒好像并不是没有，不过不敢啦。”唐雁老摸着胡子笑了一笑道：“他说这一句话，我倒没有留心，际老这一解释起来，事情倒很明白了。”于是举座的人，听了都哈哈大笑。闵良玉道：“蒋督练实在有这意思，我们在座的人，都有帮忙的义务。”光求旧笑道：“老闵说话是一点都不考虑的呢。这是什么事，用得着大家帮忙吗？”闵良玉本来是一句好话，他的意思，以为大家都

应该从中说合，促成良缘。因为他是武人的口吻，以为帮忙两字，就很文雅。不想帮忙二字，在这件事上面，竟是不能用的。光求旧不加注解，众人也是不留意，这一注解出来，大家一想，果然这话趣得很。大家张开喉咙拚命地大笑，连那弹三弦子的，也是忍俊不禁，蒋子秋笑道：“得啦，老闵你把我毁够了。我娶姨太太，大家都有帮忙的义务啦。”大家本已止住笑了，经他赤裸裸地说出，大家又哄堂大笑起来。

在大家这样狂笑之际，除难为了闵良玉而外，其余的人都是乐不可支的。唐雁老道：“怪不得许多人都愿意组个俱乐部，好天天聚会。原来这俱乐部里有这些个玩意，真是乐地。”蒋子秋道：“雁老这样说，大概来了一回，还想第二回呢。”唐雁老道：“我们在这里，可是乐。街上停满了汽车，挡住了路，那些来往的路人，进退两难，痛苦极了。他们还不是背着骂我们吗？”蒋子秋道：“谁教他走这里过，进退两难，也是活该。这地方让他们走，也就可以让咱们停汽车。”唐雁老见他说话这样干脆，又不好怎样再下转语，也就只得干笑了几句。又听了两段大鼓，蒋子秋觉得有些烦腻了，说道：“你们有爱听的往

下听，咱们打牌去。”说时拉着唐雁老的手，就要走。唐雁老道：“真要打牌？”蒋子秋道：“这有什么真假？说来就来，说不干就不干，你又不是不喜欢这个的。”唐雁老笑道，“喜欢我当然是喜欢，不过，……”蒋子秋笑道：“来吧，不要不过这样，不过那样了。”唐雁老道：“就是我们两个人也不成，还得要人凑齐啦。”蒋子秋对光求旧、张成伯两人一指道：“张总长、光总长两人，我已约好了他一定来的。二位，你来不来？都不赏光吗？”张成伯、光求旧都是要求蒋子秋帮忙的人，怎敢拂逆他的意思，只得笑道：“言重言重，奉陪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四个人便一同到大饭厅旁边的一间屋里去打牌。这里也有去看牌的，也有依旧听大鼓书的。惟有这些鼓姬，就都各存着野心，打算弄几个头钱，纷纷扰扰的，往旁边屋子里跑。第一就是蒋子秋身后，站的人多，除了林玉香而外，还有四五个。在他身后站不下的，便挤到其余的三位后边来，连唐雁老身后，也站了两个。唐雁老固然不是那样不开通的人，不懂得玩笑。但是自己是要出来组阁的人，若是纵情笑闹，这里人多未免有碍观瞻。所以他后面虽然站着有人，他却只领略衣香鬓影，并不要她们做参谋，实行参战。蒋子秋就不然了，四五个人，

挤成一团，这个伸出手来，给蒋督练抓一张。那个伸出手来，给蒋督练打一张。这一叫吃，那一个又叫碰。那林玉香索兴挤着坐在蒋督练怀里来，在唐雁老看了，觉得已是非常难受，可是蒋子秋倒是非常的开心，尽管让他们闹。四圈牌打完，蒋子秋已赢了五千多，笑着说道：“你们别再闹了，让我正正经经儿的打几牌吧。你们这样闹，我知道也没有别的，无非想弄我几个钱，现在我把赢的钱都给你们，那可以早一点儿回家去了吧？”那些唱大鼓的，听说有钱，也不用得打什么暗号，大家一拥而上的，便将蒋子秋团团围住。蒋子秋笑道：“我赢的可是支票，老实说，你们这些孩子，还没有用过这种支票，大概要说蒋督练冤你们了。来！我给你们一个痛快，让你们都拿现钱走。”便喊了马弁道：“来，把我那保险箱子打开，拿三千块钱钞票来。”不一会工夫，马弁将钞票拿来了。蒋子秋对这些鼓姬道：“要钱的都到屋子里来待着，不来的不给。”林玉香道：“都在这儿啦，您要赏就赏下来吧。”蒋子秋道：“你这孩子先着急，我偏要落后才给你的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于是用手对屋子里这些鼓姬点着道：“一五，一十，一十五，一二三，得了，一共是十八个。三千块钱，每人还得不着二百块钱啦。”又对

马弁道：“你们再给我拿六百块钱来，越快越好。”马弁答应一声是，转身就走，不到五分钟工夫，马弁就将钱取来了。蒋子秋吩咐马弁将钞票二百元一叠，叠好了，放在桌上。自己一招手，过来一个鼓姬，就给她一叠钞票。或者在她头上抚摸几下，或者在她肩上，轻轻地拍一下，笑道：“天不早了，回去吧，别让你妈在家里着急。这么大的丫头。做妈的人，是不放心的。”每个人，都是这一套，屋里屋外的人，都是禁不住笑。到了最后，才临到林玉香，蒋子秋笑道：“你是我的干姑娘，也要钱吗？”林玉香听了这话，以为钱没有希望了，分明碰了一个钉子，脸倒红起来了。蒋子秋执着她的手道：“傻孩子，我待你也能和别人一样吗？我也给你二百块钱。我这个干爹，你今天晚上算白认了。我还打牌呢，你还是做我的参谋吧。这二百块钱，你也收着，别说我要省这二百块钱。”

林玉香听说给了这个钱不算，另外还有钱，她这才乐了，挤着和蒋子秋坐在一处，又打了四圈牌。这四圈牌，蒋子秋越发是手气好，竟赢了两万多。有一牌，蒋子秋作筒子的清一色，桌上面碰了一对八筒，又碰了一对九

筒。手上还有一对一筒，一张五筒，一张二筒，一对七万，一张白板。他掏了一张二筒来，就毫不思索的，打出一张七万。绕了一个圈，掏起一张六筒。林玉香微微一笑，用手一指白板道：“打这张，打这张。”蒋子秋道：“刚才打了它，它又来了，还要它做什么？”说时，拍的一声，又打出一张七万。张成伯的麻雀牌打的最好，他见蒋子秋拆了一对七万已经是很疑心。偏是蒋子秋打七万的时候，又说了几句鬼话，就猜他一定是做清一色，于是便和蒋子秋上手的光求旧丢了一个眼色。等到光求旧要打牌了，他便将牌捏在手里，试了几试，笑道：“督练一定是在做筒子，我这张牌打出去，就成功了。”蒋子秋微笑道：“你怕打就别打呀。”林玉香道：“你别打筒子吧，打下了就要和了。”光求旧道：“八筒他对，九筒他又对了，不见得还要七筒？”蒋子秋道：“岂但是对了，八九筒都绝了，你不瞧桌上已经打出一张八筒一张九筒吗？”光求旧把手上一张牌，放在面前，且不打出去，翻了过来，正是一张七筒，对牌望着，自问自道：“打出去，不打出去？”蒋子秋道：“你别考量我的牌了，对门才是一手大牌啦。”光求旧笑道：“我手上只有两张牌可打，一张是发财，一张是七筒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还是

打发财吧。”于是将七筒收住，打出发财去。他上手的唐雁老，不动声色，轻轻地叫了一声碰，翻出三张发财来，开了杠。在杠上摸了一张，留将下去，毫不犹豫地打出一张北风。张成伯道：“呀，北风虽然是圈风，不是雁老的门风呀，为什么这时候才打出来？这很可注意呢。”蒋子秋道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？他是一手大牌，你们专注意我那真错了。”光求旧顺手一掏牌，恰又是一张红中，皱眉道：“这真不得了，牌是专门和我为难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又只得打它了。”说毕将那张七筒，放在蒋子秋面前，蒋子秋道：“你既打出来了，我乐再吃一张，于是放下五六筒，把七筒吃了。到了这时，应当打白板，和一二筒两对倒的清一色了。可是那杠上的两张牌，先曾倒了一张下来，蒋子秋看见，是一张白板。虽然没有留意是前一张或后一张，但是唐雁老开杠之后，才打出一张北风，分明他是有意留么张在手上，不是掏起白板，似乎不能打出北风来。这个时候，若是打白板去，恐怕是唐雁老和了两翻。就是自己清一色的三翻，也就空忙了。他急中生智，想出一个妙计，将这张白板复在桌上打出来。用一个指头，对牌背点了几点道：“我吊这张牌，老吊不着，我不要了。混帐的牌，王八旦才要你呢？”光求旧

便伸手翻过来，见是一张白板，笑道：“我不要这个。”但是他虽不要这个，唐雁老正和白板与九万的对倒。现在蒋子秋这样痛骂，谁要白板，谁是王八旦，自己宁可不和，也不要背这个臭名声，只得默然无语，让他将这张白板打过去。光求旧还不曾留意，张成伯却知道唐雁老有难言之隐，口里衔着雪茄，淡淡笑道：“场面是紧张极了，我们惟有望这牌掏亡了，大家不和吧。”蒋子秋道：“不和？牌还多啦。我是要干的，还未知鹿死谁手哩。”唐雁老依旧不作声，只是很沉静地打牌，又一个圈，蒋子秋竟自摸了一张一筒，于是将牌望下一摊，拍手哈哈大笑道：“三翻三翻！你们不打，我自己会摸着和呢。”唐雁老便将手上四张牌，九万白板两对，向牌堆里一推，打算不让人看。蒋子秋手快，抢过来一看见内中果然有两张白板。自己这一和大牌，心里倒有些过不去，只得笑了一笑。这一个三翻，蒋子秋赢了好几万，高兴极了，对林玉香说道：“我对你说了不是？待一会儿，比以前就更好了。你瞧，我大赢特赢不是？你要什么东西，你说，我都可以给你办了。”林玉香在大鼓书班中，还不过是乙种人物，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？现在蒋子秋一赢好几万，问他要什么。说少了，恐怕让人好笑。说多了，又

是交情太浅，反教人家说是贪多无厌，因此踌躇起来，说不出话，只是对着蒋子秋呆笑。蒋子秋笑道：“怎么了？你说我是骗你的话吗？”林玉香道：“谁说您是骗我的呢？”蒋子秋道：“既不疑心我骗你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林玉香咬着一个食指头，扭着身体笑道：“您叫我怎样说呢？没有让我说的道理呀。”蒋子秋笑道：“小孩子没出息，不好意思开口呢。在这里待着吧，回头我自然会给你钱。”林玉香知道有大批进款的希望，蒋子秋就是让她走，她也要在这里待着呢。现在蒋子秋亲口叫她在这里待着，她越发的不会走了。这四圈牌打完，蒋子秋已经赢了三万了。因为唐雁老心里有事，并不注意在打牌，所以他输的最多，已在二万开外。他微微地一笑道：“老大哥，我这一趟大鼓，听去的钱可不少啦。”蒋子秋道：“胜败乃兵家之常事，那算什么，明天咱们再来啦。”唐雁老且不说话，要了纸笔，亲书凭条取款的现洋支票，交给蒋子秋道：“请你明日下午去取，上午我要通一个电话到银行里去。”蒋子秋笑道：“凭你这几个字的笔迹，就可以拿两万银子回来，还用得打电话啦。”张成伯笑道：“雁老做事，从来是谨慎的。不要说是两万，就是两千块钱，银行里也会打个电话问明白了，再付款的。”蒋子

秋道：“这种办法，我很赞成。做事谨慎，总只有成功，没有吃亏的。不但做小事如此，就是替国家做大事也是如此，你看对不？”张成伯道：“正是如此，诸葛一生惟谨慎，雁老有焉。”

这时，许多来听大鼓的客都已走了。在座不过剩六七个人，便叫饭店里开了稀饭，在房间里吃。正吃稀饭的时候，林玉香的母亲来了。她先不敢进来，在外面候话，请蒋子秋的马弁进去请示。一个马弁笑道：“林奶奶，恭喜你呀。你的姑娘，认我们督练作干爸爸了。碰巧，我们督练今天打牌，又赢了好几万，恐怕要得好些个见面礼呢。”林奶奶道：“我听说人都走了，就叫小妞儿一个人在这里。我怕她不懂礼节，闹出笑话来啦，倒没有别的。老总，你瞧我应该进去不应该进去？”许多马弁都笑道：“瞧林奶奶的意思，还打算进去认干亲家啦。”林奶奶道：“不是不是，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吗？”马弁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进去？您姑娘在里面挺好的，谁还把她吃了吗？”林奶奶眯着眼睛，对大众一笑道：“各位老总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趁着蒋大人喜欢的时候，进去请个安，讨一点赏钱，也是好的。”大家取笑了一阵，便推了

一个马弁，进去回禀，说是林姑娘的母亲来了，蒋子秋脸上现出不高兴的样子，问道：“她来干吗？”马弁道：“她早就来了，因为督练正在打牌，不敢进来。现在她要一个人回去了，想进来请一个安再走。”蒋子秋听说林玉香的母亲要一个人回去，便转怒为喜，笑道：“她进来请什么安，还不是听说我赢了钱，要进来弄两钱花？叫她进来吧。”林奶奶走进来，一眼看见林玉香和一个胖子坐在一处，料定那就是蒋督练。因此走上前，两腿一蹲，请了一个双安，笑道：“蒋大人，您好？”蒋子秋道：“你姑娘在这里看打牌，你放心吗？”林奶奶道：“大人说这话，太什么了。你瞧，她有这福气呀？”林奶奶说了这种似通非通，意在言外的话。大家看她那受窘的情形，都笑起来了。蒋子秋往身上一摸，掏出一卷钞票，约莫也有一二百元，便递给站在旁边的听差，叫他递给林奶奶，因笑道：“你姑娘得了我一千多了，叫她明天带回去，这个是另外赏给你的，拿去做件衣服穿吧。”林奶奶听说她女儿得了一千多，偷眼一看她女儿，满脸带着喜容，料这话靠得住。接了钞票，真喜欢得眉毛眼睛，都要活动起来。于是斜着眼睛，对蒋子秋笑道：“这可怎么好？要大人花这些个钱。”蒋子秋道：“这倒没有什么。收了

这个钱，这样冷天，别让你们姑娘天天上落子馆了。”林奶奶道：“大人喜欢她，就让她天天过来侍候大人吧。可是这孩子年轻，一点什么事也不懂。得罪了您，您可别恼。”蒋子秋笑道：“这倒不要你多虑了。你有车没有？”林奶奶还以为给她雇洋车呢，说道：“您别费事，出大门，就有车雇。”蒋子秋回头对马弁道：“开一辆汽车，把人家送回去。”林奶奶听说坐汽车，又请了一个安，然后才跟着马弁出去。

这天晚上，蒋子秋既认了干女，打牌又大赢其钱，这一种快乐，自不必提。这只苦了唐雁老，输了两万块钱，和蒋子秋，一句话也没谈。到了这时候，客人纷纷告退，自己识相一点，应当也要走，不能老在这里留恋。便对蒋子秋笑道：“蒋大哥，我也不能奉陪了。明天晚上，我叫家乡厨子弄几样家乡菜，请你过去谈谈，好不好？”蒋子秋笑道：“你想把输的钱，又弄转去吗？”唐雁老也笑道：“老大哥越老越调脾了，我只是说请老大哥过去吃饭，并没有说请老哥过去打牌，怎样你就先疑心起来？”蒋子秋道：“你不要我打牌，我还懒得去哩？”唐雁老道：“只要客人愿意，东家没有不依从之理。”蒋子秋道：“那